

董建昌想要立青到第四军,立仁却安排弟弟去了第一军

8



江奇涛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1925年,杨立仁行刺北洋政府要员的计划因弟弟杨立青的顽皮而失败,生来性格相冲的兄弟俩先后背井离乡前往广州找寻各自的前途。兄弟俩在“四一二”后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阵营,隔阂日渐加深……

历史的进程见证了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,历史的选择印证了殊死较量的胜负成败,历史的发展期待着血浓于水的民族统一。

[上期回顾]

东征消息传来,军官生都很兴奋。第四军参谋长董建昌在区队长等的陪同下来学校挑人,他选了范希亮、谢雨时和杨立青。瞿恩也参与了东征,不幸负伤,立华去照顾他,两个人回忆起了初识时的美好时光。

热门影视

董建昌为立华争取到了留学名额

立华对立青和瞿霞走得太近感到很是忧虑,虽然也明明白白地向立青说过不许爱上瞿霞,可这个弟弟却用董建昌来当挡驾,还说家里的几个都随了老头子的脾气,个个都是情种,弄得立华哭笑不得。

说到董建昌,东征结束后,他来看立华,带着一个他从蒋校长那里争取来的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名额。虽然立华刻意的冷漠在董建昌拿出那份表格之前就已经被瓦解,但当他走后,立华一个人手握这份表格坐在屋里的时候,依然从心底里感到深深的哀伤。

立仁对立华提出的让他在立华去莫斯科之后,在必要的时候帮立青一把的请求爽快地答应下来,可瞿恩却在听说立华将要去莫斯科的事情后大发脾气,弄得二人不欢而散。

立青则弄了一大堆采购来的物品,说是在学校看见那些苏联教官特别喜欢买这些东西,成箱地带过去,这些小玩意拿过去送人,能交一大堆朋友。

立华哭笑不得,只是让立青放下,然后叮嘱立青以后不要去董建昌,尤其是不要托他办任何事情;另外,瞿恩家也不要再去了。立青虽然不解,但也答应了下来。立华又让立青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去找立仁,但这次立青却死活都不答应,还说永远都不会用得着立仁。立华无奈,也只好由立青自己决定。

出发的日子到了,立华一个人来到码头,正要上船,却听见瞿霞在叫她——瞿恩到底还是来送她了。立华把行李交给瞿霞,自己慢慢走到瞿恩面前,眼中含着泪水。

瞿恩握着立华的双手,拿出一对翡翠耳坠,说是自己的妈妈非要捐给立华的。立华连连说道:“这不合适,这不合适。”

“你只当是一位老人的心意。”立华只好小心翼翼地接过耳坠,别在了耳朵上。翠绿的耳坠晃悠悠,异常美丽。还没等二人多说几句,身后交通艇的汽笛声就响了,立华连忙与瞿恩告别,转身而去。

瞿恩和其他同志被迫参加政治集训

自从蒋介石发布了一条命令之后,戒严令撤销了,黄埔表面上似乎已经恢复到了以往的平静。这条命令说道:“……自本令公布之日起,除本校特别支部,其余如共产党支部、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等各级组织一律自行取消,此后并不得再有各种组织发生。如稍有违纪,一经查出,实行严肃处理,以维纪律。此令,校长蒋中正。”

黄埔三期宿舍里,立青正在做俯卧撑。他向范希亮打听消息,却被范希亮告诫不要瞎传,小心被人家大包裹给装进去。立青想,这些天的事情总得有个说法,恽代英、萧楚女、高语罕、瞿恩都逮捕几天了,还关着呢。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纠察队全部缴械解散,第一师的政工人员,凡是共产党员,除周恩来以外几百人都被扣押在广州水泥厂,难道就一点说法都没有吗?

多日的关押让瞿恩身心俱疲,参加完蒋介石的宴会后回到家中。瞿霞连忙上来问道:“可回来了,听说蒋介石专设晚宴?”瞿恩坐下,放下手中的拐杖,一言不发。“怎么,还没完啦,这事?”瞿母也忍不住问道。

瞿恩摇摇头:“蒋介石顾左右而言他,完全不回应我们对中山舰的质问,说是此次事件真相,等他死了以后,才可以完全发表。”

“这算什么,想不了了之?”瞿霞追问道。

“不是不了了之,人家已经一箭三雕,成了广州党、政、军头号首脑。”

“最后怎么处置你们这批人?”

“怎么处置?让你出局呗。集中到大庙去,政治集训,黄埔以及第一军内凡公开身份的同志都得去那儿!”

“真够阴的!”

瞿恩深叹了一口气:“多少心血呀……”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,瞿恩想想,枪杆子在人家手上。

瞿恩正走神,瞿霞又问道:“你们退出来了,黄埔怎么办?完全放弃了?那立青那些人就让他们随波逐流?自生自灭?”

“是啊,我最不放心的,就是立青那类的青年,不能不管,完全推到人家那边去。可惜了!”

立青毕业了

黄埔三期的军官生们在操场上一个个笔挺地列队站着,今天是属于他们的节日——他们毕业了。

可出乎立青意料的是,他最终被分到了第二师第二团做上尉排长。当然,他不会看到在宣布这条命令的时候,立仁和楚材之间那会意的一笑。

毕业当晚,范希亮做东宴请三期六班全体军官生,当然,穆震方没能到场。大家都乐得高兴,唯有立青怎么也高兴不起来,于是大家纷纷打趣着立青,范希亮更是让立青来作开场白。

立青连连推让道:“别别别,按等级来,尊卑有序。”范希

亮不依不饶:“你来,就你来,我老范已不再是班长啦!你们说呢!”大家也跟着起哄。

立青见状也不便继续推辞,站起身来:“那好,咱也就是个执酒令,借范旅长的酒,对各位同窗表一表咱们大家的心意!”

“对!这才像话!”军官生们都鼓起掌来,人人都目光灼灼地看了过来。

“咱三期六班今儿没到齐呀,独缺了个老穆。”立青的眼中充满了感伤。众军官生们面面相觑,连连感慨着。

“花未全开月未圆,不能不是遗憾。甭管他老穆对我杨立青有啥看法,我都难过。”立青环视一周,又道:“毕竟一口铁锅里盛饭,一只汤桶里舀马勺,一块烂泥地里摸爬滚打,一间教室里听大课。这是什么缘分?前世修来的缘分!瞧瞧现在每人领口,少校也好,上尉也好,中尉也罢,都比老穆怎么样?都比他花哨,威风凛凛,其实呢,算什么呀,啊!依我看,一概等如敝履,视同浮云。比起咱同窗一场的缘分,统统不算什么!所以,我提议,为咱同窗一场的缘分举杯!”

立青举杯,军官生们都站了起来。“带上老穆,我要说这话,也就是歌里唱的,同学同道,始终生死,毋忘今日本校,无论将来天南地北,见面了,都别忘了同学一场的情分!碰杯!”军官生们的杯子砰的碰在了一起,又都仰脸喝干。

此时,范希亮说话了:“立青呀,你刚刚的话,没错,可还是没说到底呀!”

“你看看,我让你说的,你偏让我说,那你说底在哪儿?”

“要听歌吗,我给你们唱一首匪歌。”

谢雨时问:“什么匪歌呀?”

“土匪的‘匪’。我唱不了,念念词吧:吃菜要吃白菜头,眼郎要跟大贼头,睡到半夜钢刀响,妹穿绛罗哥砍头!”军官生们纷纷嘿嘿地笑了起来。范希亮举杯道:“我就说一句,在座的,谁有一天就是做了匪了,咱钢刀归钢刀,情谊归情谊,同学还是同学!干!”范希亮在轰然笑声中仰脸喝干。

董建昌表达了他对立青的好感

部队就要开拔了,立青专门抽时间去了趟瞿霞家,让他没有想到的是,瞿家已经搬走了,这让立青心里失落得很。倒是董建昌那边热情地派人过来请立青去吃饭。

席间,二人一边吃一边聊,说起立华,没想到董建昌却说:“人就那么奇怪,她越拒绝,你就越倾心,你姐的一根头发能拉动我的八匹军马!”

立青一边听一边咧咧嘴苦笑。

“你笑什么?我是真真的,我喜欢你姐姐,尽管她不怎么喜欢我!”立青说道:“我来时刚刚骂了我的一个兵!”“你怎么骂?”“我嫌那小知识分子太酸,送他四个字:枪毙爱情!”

董建昌一怔,其后哈哈大笑,笑得呛住了:“你他妈的像我,咱俩俩脾气。知道吗,立青,我原先坚持把你要去四军,后来怎么又闹到第一军去了?”

立青略略一怔,正不知如何作答,董建昌继续说道:“我转念一想,也好,一军就一军,老蒋的嫡亲,打仗不吃亏,尽占便宜。但无论在哪儿,你真正想要出息了,没有别的窍门,还是那句话:多做事,少言语,不论吃什么苦,你都得忍住。”

黎志坚决定拿证据跟梁洪烈交换贺小贺

12



刘国民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本书写了一场拆迁纠纷,一幅拆迁底层影像,一件拆迁命案,一个替夫申冤的新闻铁肩,一场房产大鳄和传媒精英的博弈,一个城市繁荣的原罪基石,一次社会向前的惨烈阵痛。演绎了一场钉子户和拆迁办的连环较量,揭露了新闻界与地产界的双重厚幕。

[上期回顾]

在余建设的悼念会上,骚乱接连不断,参加追悼的人、警察、海查干人全都堵在一块,这时警察领头苏所长让黎志坚快点出来讲两句,黎志坚看形势危急,不得不讲两句,他承诺一定会为余建设翻案。骚乱平息,可是黎志坚又受到忍者的报复,新建集团将一段黎志坚和贺小贺的淫秽录像播放了出来,虽然录像上的人并不是他。

现实社会

贺小贺又失踪了

贺小贺的家遭到洗劫。海查干人洗劫这里,是寻找余建设命案证据。他们带走的一些东西中,包括贺小贺和余建设的家庭生活录像带,录像中包括昨晚在大屏幕上反复播放的床上画面。他在乱糟糟的屋子里坐了一刻,不见贺小贺回来,于是打电话。艳姣关机。给杜平凡打电话,拜托他联系艳姣,问贺小贺是不是和她在一起。

杜平凡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数落。数落之后才说到贺小贺。他说艳姣单独住在疗养院,艳姣也在找贺小贺。他认为贺小贺没有失踪,是在玩失踪,所以不要找。两天无贺小贺的消息,可以认为她失踪了。

黎志坚打开贺小贺交给他的保管的那只牛皮盒子。盒子里有三样东西:一、是贺小贺的家庭文件,户口、房地照、萌萌注射各种疫苗的记录档案;二、是存折、股票、基金认购单据。此外还有一份贺小贺对家庭文件和存折的处理说明:一、文件及存款由黎志坚、肖庆芸共同保管,保管到萌萌满十八岁。二、肖庆芸是萌萌的监护人,出于萌萌的抚养教育需要,她有权支配使用存款。三、不让萌萌姥姥家人参与。四、萌萌可以改姓肖,但最好姓黎。落款的日期是上周四,即她从红军巷派出所出来的当天。

他制定了寻找计划:一、动员所有认识她的人,红袖添香她的朋友、老白党胡同她的邻居、肖庆芸旅馆员工,组成一张网络,在塞城拉网式寻找。三天后,他亲赴巴彦苏苏。二、与民政部门建立联系,一旦发现女尸立即前往辨认。三、上述寻找措施无果,与梁洪烈直接对话,同时在媒体刊登寻人启事。这之后再

考虑去北京的事情。

三天没有结果,第四天,他准备去巴彦苏苏。他的微型车不能跑远路,打电话向杜平凡借钱。杜平凡答应借,但说今天不行。他火了:杜破车你不就是一台破车吗!杜平凡坚持:今天不行,今天送艳姣。

海查干大沼泽的坟场

突然想去海查干。黎志坚驾车驶入横穿海查干大沼泽的沙石路。在难看的景色中行驶两个小时,道路的前方有一架牌楼,牌楼上写着:海查干湿地示范区。这里应该就是梁老大草塘。景色陡然间好看起来。首先是彻天彻地的草,其次是彻天彻地的水,然后是被水草滋养的空气。

看草塘的三个海查干人都姓梁,一位五十多岁,另两个十五六岁。老梁说,走迷路了吧?黎志坚说没有迷路,他专程来看一看大沼泽。他提起梁洪烈,说起他和梁洪烈的关系,他真话假说:仇人。老梁呵呵地笑,他说,无论朋友还是仇人,来到这疙瘩都是梁老大的客。

接下来,老梁让两个小梁预备饭,他陪着黎志坚往沼泽深处走走。老梁介绍说,小屯叫叫做寒噤屯,三年前寒噤屯废弃了,成了坟场,废弃的原因在于外出务工。先走出去的是男青年,其后是女青年。男青年是鸟,青年到了有可能再飞回来,而女青年是草籽,落到哪里就扎根在哪里了,她们中的多数嫁到城里,少数嫁到外地。女青年如果有个三长两短,被城里人当作家属就地埋葬了,而男青年则要回家,能带回骨灰的捎回骨灰,捎不回骨灰的,一个电话打回来,家里人就在坟地里给他立个牌。

坟场以屯址为中线,分割成

两片。青年人的坟都很新很简朴,没有什么墓葬文化可考。水泥制的、木板制的墓碑都很简单,某某某之墓,出生日期基本上都在八零后,个别的在九零后。

老梁介绍,左边的一片是梁家义地,右边的是焦家义地。他说,在外边,梁、焦携手亲如兄弟,在海查干则势不两立。梁老大、梁老二出钱为梁姓人买了五十响,焦家尔字辈的联手筹钱买了五十响。比啥赛呢?他说,小孩们在外面越死越多,两片坟地眼见得连成了一片了。老梁是寒噤屯人。寒噤屯的原住民多是逃避计划生育者,这里穷,无款可罚。然而,辛辛苦苦养育出的孩子突然之间都没有了,因此老梁郁闷,向黎志坚提出了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:我们在为谁养人哩?

他反省,他认为他有罪。老白党胡同拆迁,目前已走进死胡同,看来,拆迁双方不再死上几个人,事情就没个结束,而如果他没有他和午报的参与,死个余建设就足够了。拆迁户和海查干人的事情,他已经无力左右了,那么就把贺小贺作为一个局部,找到她,把她像孩子一样地死死按在怀里,让她恢复大业暂停下来。其他方面都没有贺小贺的信息,那么,她活在这个世上的唯一可能就是被海查干人控制。他给梁洪烈发过去一条短信:谈判,证据换贺小贺。

七点半,告别三个梁离开草塘,他接到梁洪烈的回电。他说我和你开诚布公。他开出的条件不高,换贺小贺,活的死的都行。梁洪烈说,隆美尔和蒙哥马利如果坐下来谈判,二战提前三年就停火了。他承认:从托儿所偷走萌萌,拖轮胎抄贺小贺的家,是他指使手下人干的。他强调:我们不想杀死贺小贺,如果不想杀,从余建设死到现在,她死

一百多回了。他说,如果贺小贺囚禁在我这里,我亲自把她给你送过去;如果贺小贺被我手下人整死了,我把整死她的人整死,两具尸首一起给你送过去。但是没有。

他说,黎记者啊铁肩,你采访我拆迁,咱们都在替别人忙,咱们都是别人手上的工具。不同的是,你是一杆枪,而我们是子弹。枪用过了可以放回武器库留着下次再用,子弹是一次性的,没有谁会把手子弹从死人身上抠回来再用。把证据给我吧,黎记者啊铁肩,我在电话这边给你跪下了,子弹给枪跪下了。给我三天时间,我打发手下人全国范围内替你找贺小贺。黎志坚说算今天。

贺小贺自焚

回到塞城,黎志坚到工商局给杜平凡送车。这时候杜平凡才说起贺小贺自焚的事情,此时是下午三点,事情已经过去了七八个小时。他咬牙切齿,质问为什么不把贺小贺送回肖庆芸旅馆,至少应该把她从城管所带到工商局。杜平凡回答得很决绝:艳姣之后不再接触风尘女子,在江北面钓鱼池我起过誓!

黎志坚赶到红军巷城管所。城管所长称,自焚秀、服毒秀、上吊秀,红军巷里每年发生十几次,都是半途而废,一个也没有死。所以,他们从不把此类事件当作正常业务,不送警方,让作秀者写个检查罚些款,嘲笑一顿让他们滚。所长称,贺小贺点火失败的原因是一心二用。咔嚓打火机的同时她还要打手机,估计是要和谁说句话,一心二用的情况下她按错了键,重按的时候手机脱手,打火机同时脱手。

黎志坚检查贺小贺的手机。他确定点火的一刻,贺小贺呼叫

的是他,而那时候他正在和梁洪烈谈判。

过了三天,该做去北京的准备了。

黎志坚给票务中心打电话,预订三天后的火车票。要做的事情还有处理他的微型车。新闻采访的牌子可以拿下来,但车体广告不好办,不好办就不办,扔在肖庆芸旅馆,从北京回来时再开。这中间肖庆芸一起跟在他屁股后面没话找话,她对黎志坚去北京很不理解,她说,贺小贺查无音信、拆迁户汹涌澎湃,这一走不是釜底抽薪吗?

黎志坚说,不许滥用成语!

肖庆芸不敢顶嘴,她心虚。

近来,萌萌的情况很不好。离开妈妈三天五天的,对萌萌而言是常事,但这一次不同,妈妈是被干妈撵走的。此后她对门铃响声很敏感,每逢门铃响必然要向门口看,同时满怀期待地问:谁呀,你是谁呀?除此之外她很少说话,大部分时间消磨在绘画上,绘画的内容很单一:太阳、月亮和一颗星星。

于是她带着萌萌到处找贺小贺。

票务中心把火车票送来了。临走前,黎志坚还要做一件事,在报纸上为贺小贺登寻人启事。他拨通了抗美主任的电话,不想在报社露面,把登寻人启事的事情委托给她。

抗美主任答应了,同时提供了一条有关贺小贺的信息。部内一名记者提交上来一条稿子:公安厅门前有上访者闹事,一服毒女子被强制送进公安医院。事涉公安形象,她鼠标一点删掉了。她怀疑该女子是贺小贺,建议黎志坚去公安医院确认。她提醒:警方对此类事件都采取封闭式手段处理,因此在公安医院不要暴露记者身份。